

舞台劇劇本 第一名



曾淑真

出生：民國51年生

學歷：中興大學農產運銷系畢

現職：犬馬影像工作室

曾發表之作品：

戲劇「大兵日記」、「冬瓜家族」

記錄片「對抗生命」

創作理念

「當我年老接近死亡時，請不要忘記我仍是有感覺、意見、希望的，更需要別人的關懷，到時候不要把我隔離，恰似我已經死亡一般。當我接受死亡來臨時，你要明白並從旁扶持我，好讓我死得尊榮且保持我的獨特性。」

年初，我到幾家安養院做田野調查，觀察並了解他們的生活，以便拍攝紀錄片。而今，紀錄片沒拍成，但那一幕幕人生晚年景象卻深留腦海，因而決定換個方式，以舞台劇來記錄我所認識的這群孤單但堅強的老人及他們的回憶。這即是我寫這齣舞台戲劇本的創作理念及動機。

我們散步去

兩個老人在醫院不期而遇，頑固不友善的老胡碰上了熱情有活力的賀伯，於是一場忘年之交的友誼，在冰冷的醫院中隱隱發酵。老胡在傾吐、嘲諷中激將出自己面對現實的力量，賀伯也在懷念老妻所唱的歌聲中流露出不為人知的脆弱心靈。就如同劇中老人所說：「其實，老人跟小孩一樣無助，只是我們不像小孩那樣惹人憐惜，所以更要活得坦然些。」

每個人都會有年老的一天，你會想過怎麼樣的晚年生活？你能想像當有一天你老了，會是什麼樣的一個老人？！這齣戲說不定可以提供一些些「感覺」。

老胡（胡勇）：72歲。子女五人各自成家立業，妻五年前過世，現為獨居老人。

賀伯（賀國雄）：75歲。退修教官，晚年看淡人生。

熊靜芝：68歲。賀伯妻，喜歡唱歌、旅遊。

周寶珠：65歲。先生十年前病逝，與靜芝同為社區婦女合唱團團友。

胡文龍：老胡大兒子

胡文傑：老胡二兒子

胡文玲：老胡女兒

秦女士：老胡再婚對象

秦女兒：秦女士女兒

秦兒子：秦女士兒子

護士：醫院護士三人

第一場

舞台分左、右表演區，右舞台略高為主景醫院病房，從開幕至結束維持不變。左舞台依各場主題，機動更換，佈景採超大型幻燈布幕，藉以襯托舞台場景氣氛。

場景：醫院病房（舞台右）

時間：日

人物：賀伯、老胡

（燈亮）

（賀伯躺在病床上，由兩名醫護人員推進病房）

（醫護人員離去後，清醒的賀伯發現鄰床一位老先生，不怎麼友善地盯著他）

賀伯：（點頭微笑）你好，真有緣啊！住一起....

老胡：（板著臉）誰跟你有緣，住醫院能有什麼好事！

賀伯：人嘛！吃五穀雜糧的，總會有故障的時候。

老胡：牽拖啦！明明自己老了、不中用，還找一堆理由。

賀伯：人老了不一定就不中用，（拍胸膛）瞧我這把骨頭，能做的事還多呢！啊，還沒請教你貴姓，我姓賀，祝賀的賀，叫國雄，國家的英雄。他們都叫我賀伯伯，簡稱賀伯，但是，去年的賀伯颱風，跟我一點關係都沒，嘿嘿嘿.....

（賀伯爽朗的笑聲令老胡感到不舒服，有些嫌惡）

老胡：我看你來醫院還能這麼開心，是不是這裡（指腦袋）有什麼毛病？

賀伯：那裡沒事，倒是這裡（掀開被單，露出幾處包裹紗布的腿傷）.....今天早上不小心在浴室摔了一跤，被救護車送到這裡來，是我指定來這家醫院，本來他們要送最近的仁愛、國泰，但那兩家都去過了，我要他們來這家瞧瞧。

老胡：.....（心裡暗罵：神經病！把醫院當旅館.....）

賀伯：（自嘲）也許你要說我神經病，把醫院當旅館.....我當時是

舞台劇劇本

想，既然有這個機會，不妨多比較幾家看看，上醫院可不一定要忠於品牌。

老胡：（譏諷）看來你這一跤跌得並不嚴重，等會就可以出院了！

賀伯：不過，我想既然來了，乾脆就做個身體檢查，老太婆不在身邊，血壓好像就不太聽話……

老胡：老太婆？？？

賀伯：（小聲）就是老婆、牽手啦！

老胡：她……

賀伯：她幾個月前去加拿大兒子家，她想孫子想得厲害，過一陣子才回來，要是發現我又跑醫院，鐵定又要大驚小怪、嘮嘮叨叨一番。唉！女人嘛！不就這樣……你呢？老太婆怎麼沒來照顧你呀？！

老胡：她回老家了！

賀伯：（聽錯）回娘家？她娘家的人都還健在啊？

老胡：（不耐地解釋）回老家，離開人間了！

賀伯：所以你也成孤家寡人了，幾個小孩？

老胡：（更不耐）……五個。

賀伯：那現在一定兒孫滿堂囉，跟兒子一起住吧！

老胡：（一股怒氣衝上腦門）你管我現在跟誰住！我沒有必要五一十告訴你！

賀伯：（驚）怎麼啦？跟兒子嘔氣啊……

老胡：你閉嘴好不好，我是病人……

賀伯：我也是，同病相憐，所以才要多關心，再說，有緣住同一病房，總該讓我知道你生什麼病，萬一有個……

老胡：（怒）狂犬病啦！再不閉嘴就咬你……

賀伯：不是聊得好好的，怎麼一提到兒子就兇成這副德性，兒子不孝嗎？

老胡：你才起肖……

舞台劇劇本

第一場

(老胡不加理會，翻個身把臉轉到另一邊)

(沉寂片刻，一位護士走進來，賀伯逮住機會)

賀伯：護士小姐，請問一下，這位先生他姓什麼？

護士：他姓胡！

賀伯：哪個湖？

老胡：(轉身怒視)胡說八道的胡，可以了吧！

賀伯：(盯著老胡的臉)瞧瞧！肝火這麼旺，氣色又紅潤，身體應該沒什大礙。

老胡：(氣得脹紅著臉)沒大礙，沒大礙我幹嘛躺在這裡動彈不得！

護士：(安撫)胡伯伯你又生氣了，小心高血壓，你不希望又中風一次吧！

賀伯：啊！中風……我說老胡啊！沉穩點，咱們活到這把歲數不是開玩笑的，都是身經百戰、千捶百練過，你這毛毛躁躁的，要讓護士小姐看笑話了。

護士：原來你們認識啊！

賀伯：十分鐘前。

護士：(笑)對嘛！學學賀伯伯的開朗，他一定是最合作的病人。

老胡：他當然合作囉！來醫院觀光……

賀伯：對！就是要有這樣的心態，既來之則安之，放輕鬆點，凡事不要太計較，這麼一來，就能很快把病養好，提早出院。

老胡：(沒好氣)我如果繼續跟你住下去，病不趕快好還真不行。

護士：聽說賀伯伯以前當教官，難怪這麼有活力，跟你在一起想偷懶都不行。

賀伯：(開心)是啊，鐵的紀律、愛的教訓，不會有錯的。(老胡悶不吭聲地背過頭，不停猛拍額頭)

老胡：哇苦！……

(燈暗)

(誦經聲漸大，燈漸亮)

舞 台 劇 本

(賀伯從夢中驚醒，慌張盯著四周，誦經聲不斷)
賀伯：我死了嗎？？？不會吧！老太婆會生氣的.....
(賀伯再仔細聽，鄰床老胡打呼聲此起彼落，與誦經聲有得拼)
(賀伯忍痛下床，走到老胡床邊找到錄音機，按停)
(誦經聲停住)
(老胡驚醒，瞪大眼，搶回錄音機)
老胡：拿我東西幹什麼？！
賀伯：我才要問你幹什麼，三更半夜放這音樂....嚇人哪！
老胡：什麼嚇人？！它有安定作用，我每晚都要聽這個才能睡得著。
賀伯：這聲音讓人聯想到.....阿門！(趕緊在胸前畫了個十字)
老胡：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誰敲門，常聽這個有好處，萬一以後真的走了就更習慣了。
賀伯：什麼歪理，我是不怕死的，不過，這音樂實在讓我毛骨.....
 喔！睡不著....
老胡：睡不著是嗎？！來，用這個.....
(老胡扔來一副耳機，隨即扭開誦經音樂)
賀伯：(盯著手上耳機)要我戴這個，不對吧！聽的人是你，應該你戴才對.....
(賀伯見老胡閉眼不理他，只好乖乖戴上耳機，躺回床上)
(賀伯翻了好幾次身，輾轉難眠)
賀伯：老實說，這玩意兒一點管用都沒，看來我要失眠了.....
(賀伯睜著眼，誦經音樂，聲聲入耳)
(燈暗又亮)
賀伯：(躺在床上看著錶，喃喃地唸著)現在時間半夜三點！
(燈暗又亮)
賀伯：(躺在床上喃喃地說)現在時間清晨五點零三分！
(燈暗)

【舞台劇劇本】

第二場

場景：醫院病房（舞台右）**時間：日****人物：賀伯、老胡**

（賀伯坐著輪椅由一護士推了進來，見老胡正在吃早餐）

賀伯：別光躺在床上，外頭天氣好得很，出去散步吧！

老胡：（仰頭把碗喝個精光，抱怨著）唉！連醫院都欺侮老人.....

賀伯：怎麼啦？伙食不好？

老胡：不是不好，是不夠，醫院開這麼大還怕人家吃，我一餐總要吃個兩碗尖尖的才算飽，它這一點點還不夠塞牙縫，每次住進醫院就得準備挨餓。

賀伯：你可以反應或著跟護士多要一碗。

老胡：哼！我這輩子還沒跟人要過東西。

賀伯：其實你整天躺在床上，吃那麼多反而不消化，應該出去走走.....

老胡：我要是能走，早離開這裡了。

賀伯：行動不便，像我這樣坐輪椅也能散步。

老胡：呸！我沒那麼倒霉坐輪椅。

賀伯：誰說坐輪椅就倒霉，醫院多的是坐輪椅的人，最後他們還不是康復了。人哪活著就是要多運動，不要只想賴在床上，坐以待斃。

老胡：反正都差不多啦，人老了就是混吃等死！

賀伯：說這句話的人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就是沒長智慧，只要能夠呼吸都是有用的人.....

老胡：沒用的，人一老就得面對殘酷的事實，妻離子散！

賀伯：那就更應該讓自己勇敢地活下去。

老胡：活這麼久幹什麼，像我老婆二十歲嫁給我、三十歲生完五個小孩、四十歲擺麵攤做生意、五十歲當阿媽帶孫子、直到六十三歲生病住院才有喘氣機會，沒想到接著檢查出來是肺

舞 台 劇 本

癌、六十六歲與世長辭.....這就是她一生的記錄，你說該頒個「婦女典範」匾額給她，還是在她墓碑上刻著：此人勞碌命過一生。

賀伯：能把家庭照顧好，把子女拉拔長大，至少她的人生沒有遺憾。

老胡：早點走也算是種福氣，省得看到不肖子女的嘴臉，不氣死也像我這樣剩半條命了。真羨慕你的人生還有老伴同行，不像我孤單老人一個！

賀伯：少年夫妻老來伴，吵吵和和的，這一路走來也不知誰讓誰。我們不像你們多子多孫，她身體不好，生兒子差點難產，我們就只有一個孩子，大學畢業到美國留學，最後定居加拿大，生了兩個孫子，老太婆拿他們當心肝疼，沒事就往加拿大跑，我跑不動，只好留在這裡數日子，等她回來。

老胡：早知道我也生一、兩個應應景交待交待，免得像現在他們天天都在等我，等我兩腿一伸，好分遺產。

賀伯：別理他們，最重要的是打起精神來好好過日子。唉！好久沒聽到老太婆的歌聲了，她沒別的嗜好，就是愛唱歌.....打兒子一歲開始就唱「今宵多珍重」當催眠曲，她兒歌沒一首會唱，倒是流行歌曲唱得瓜瓜叫，耳濡目染的結果，我那兒子三歲就會哼流行歌曲。對了！她前幾年參加社區婦女合唱團，還登台表演.....

老胡：（思索）「今宵多珍重」怎麼哼啊？

賀伯：（輕輕哼起）

南風吻臉輕輕，飄過來花香濃
南風吻臉輕輕，星已稀月兒迷朦
我倆緊偎親親，說不完情意濃

（燈轉昏暗）

場景：公園（舞台左）

時間：日

人物：靜芝、寶珠

（舞台左方，燈漸亮，燈光色偏黃，具復古感）

（歌聲轉成女聲）

（景為公園，靜芝與寶珠坐在椅子上，靜芝拿著歌本練唱）

靜芝：（哼唱）

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
戀著今宵，把今宵多珍重。
我倆臨別依依，怨太陽快昇東，
我倆臨別依依，要再見在夢中。

寶珠：（拍手）妳唱得真好！

靜芝：你也不賴啊！

寶珠：後天就要登台表演了，我實在很緊張，這可是我第一次.....

靜芝：（緊握著寶珠的手）別擔心，有這麼多人陪妳。

寶珠：妳一定要站在我旁邊，要不，我一定唱走調.....

靜芝：唱走調也沒關係，這麼多人誰知道是誰？！就大膽的唱吧！

寶珠：我在家天天練，也沒人管，不過一個人唱總是沒什麼勁，三
兩下就有氣沒力的，不像妳身邊還有個伴欣賞.....

靜芝：都四、五十年了，他啊！木頭人一個，老早麻木了。

寶珠：說真的，現在能在這兒開口唱歌，是我這輩子想像不到，我
這一生好比「青瞑牛」，全聽別人指揮，任勞任怨，我總是謙
卑地仰望別人、默默地配合別人.....妳說這種苦命人，竟然
能有登台唱歌的一天.....世事難料？！

靜芝：可不是，年輕時渴望有多采多姿的一生，結婚後，沒想到就
這麼平淡地過一生。

寶珠：這對女人來說就是好命，平安就是福。

舞 口 廉 廉 本

靜芝：平安是福，但平淡就難說了，有時候回想這幾十年的生活，除了養孩子的那段日子，其他就枯燥無趣。

寶珠：（驚呀）妳這麼說真嚇我一跳，我一直以為妳幸福美滿，看見妳總是笑嘻嘻的，再不然就是嘴裡哼著歌，快樂自在的模樣。

靜芝：那就是我呀！還好我天生樂觀，無趣就自己找樂趣，雖然不是歌星，但也哼哼唱唱了四、五十年了。

寶珠：我啊！就像老牛拖命似，每天忙不停、做不完，根本沒時間去想日子過得怎樣，人家不是說「女人油麻菜籽命」，遇到了就認命啊，不然要怎樣，所以生了兩個兒子後，第三胎一看是女兒，我就忍不住哭了起來，想到她的未來會跟我一樣就難過……誰知同樣是女人，不同命，像我女兒，嫁了個好尪就翻身了……

靜芝：往好處想吧，妳現在不是苦盡甘來嗎？！

寶珠：住安養院叫做苦盡甘來？！也對！

靜芝：兒子又不是不養妳，上次我們練唱的時候，妳兒子不是來看妳，還說要接妳回去……

寶珠：他們有他們的家庭，既然他老爸不在了，我也不想再看人臉色過活，安養院是個不錯的地方，沒有人知道你的過去，你可以重新開始……

靜芝：將來如果只剩我一人，我也搬去跟妳住，好不好？！

寶珠：求之不得，那我就天天有免費的歌聲可聽。

（靜芝突然靜默）

寶珠：咦！怎麼了？

靜芝：嗯……萬一……萬一先走的人是我……那我可要拜託妳一件事。

（寶珠不解地看著靜芝）

靜芝：（激動抓著寶珠的手）好姐妹，妳一定要答應我好好照顧他……

【舞台劇劇本】

第三場

(靜芝說著說著，淚水在眼眶打轉)

寶珠：呸！呸！呸！別亂說！

靜芝：妳以前照顧妳生病的先生十年，現在又去醫院幫人看護，很有經驗的，我先生身體硬朗，照顧起來很容易，妳別看當了三、四十年的教官，很有威嚴，生活上還是很依賴我的。

寶珠：所以妳更要好好活著照顧他。

靜芝：我當然這麼希望，但是.....

寶珠：(搶話) 沒有但是，反正他這輩子跟定妳了。哎呀！說這些做什麼，我們還有兩首歌沒練呢！

(寶珠急忙翻著手上的歌本)

靜芝：唱哪一首，「庭院深深」好不好？

寶珠：就「庭院深深」，妳來起個頭.....

靜芝：(哼唱)

多少的往事，已難追憶，
多少的恩怨，已隨風而逝。
兩個世間，幾許癡迷，
幾載的離散，欲訴相思。

(寶珠聲音加入)

合唱：這天上人間，可能再續，
聽那杜鵑在林中輕啼。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
啊...啊...不如歸去...

(燈隨歌聲轉暗)

場景：醫院病房（舞台右）

時間：傍晚

人物：賀伯、老胡、護士

（傍晚，護士端來兩份晚餐）

（護士欲離去，賀伯叫住她）

賀伯：護士小姐！等等，能不能麻煩妳再給我一碗飯，我這幾天胃口特別好。

護士：（微笑）好！馬上就來，不過也不要吃得太飽，你們的三餐，都由營養師幫你們調配好的。

（護士離去）

（老胡狐疑看著賀伯）

老胡：你.....

（老胡正要開口，見護士進來，馬上打住）

（護士端了一碗飯走來，又出去）

賀伯：慢慢吃，這碗是留給你的。

老胡：（不悅）哼！我才不要.....

賀伯：你真是老頑固，自尊心別那麼強，沒用的，到時候還不是自己吃虧。

老胡：（氣）誰要你雞婆.....

賀伯：學學我雞婆一點，多管管閒事，臉皮磨厚點，挨罵也不退縮，這樣一來不就沒人可以給你難堪了。

老胡：（有點感慨）這點就是我不如你的地方.....要不然今天也不會這樣.....

賀伯：看看你，連吃頓飯也能這麼感傷！

老胡：我老伴.....就你說的老太婆，她在的時候，都伺候得好好的，我吃完一碗飯，她馬上接過去添一碗來，我沒吃飽前，她是不會離桌的。五年前她一走，我才知道我完了，生活起居不談，光是吃飯這件小事就天天折磨我。



賀伯：吃飯這麼簡單的事，有那麼嚴重啊！

老胡：你知道的，人老了牙齒也不管用，不像年輕時甘蔗倒著咬，兩三下清潔溜溜，加上我高血壓、糖尿病的老毛病，那可是要「忌口」的，常常飯菜滿滿一桌，我能吃的沒幾樣，這五年來，我吃最多的就是白飯哪！

賀伯：這事怎不跟兒子媳婦說呢？！

老胡：這……我又不是女人家，嘮叨這些幹什麼，唉！養了三子二女，就沒一個人了解我的病，好像他們老媽一走，也把我的病帶走……有一次我住兒子家有點感冒，加上消化不良，覺得渾身不舒服，沒什麼食慾，視力又差，我看大家都忙，也不方便說，沒想到拖了幾天就一覺不醒，是「胰島素休克」，送醫注射大量葡萄糖，才撿回老命。

賀伯：啊！還好命大！

老胡：（扒了一口飯）那次如果走了倒還好，免得後來常常生氣過日子。

賀老：別這麼說，如果你那次走了，就碰不到我了。

老胡：（笑笑再扒一口）人生際遇、千變萬化啊！有些人到老了才想要好好活著，不過多半身不由己……

（老胡看了賀伯一眼，盯著那碗飯）

老胡：（鼓起勇氣）你真的不要嗎……好吧！給我好了……

賀伯：（疑）什麼？……（意會）啊！是啊！是啊！拿去吧！

（賀伯挪動身體，把飯遞給老胡）

（老胡接過，立刻扒了一口）

老胡：男人跟女人畢竟不一樣，別以為我們很堅強，等到老了又失去老伴才知苦，所以我勸你最好有個心理準備，要不，就心一狠比她先走。

賀伯：怎能丟下她不管！

老胡：到這個時候也是沒辦法，眼不見為淨。

（賀伯心有所感，到嘴的飯菜突然停頓下來）

舞台劇劇本

(老胡沒察覺，照吃照說)

老胡：去年我差一點就再婚.....

賀伯：(眼睛一亮)再婚？！

老胡：是啊，但婚沒結成倒鬧了個大笑話。在這之前，我並不知道自己的兒女是這樣看待我的，而對方的兒女也是毫不留情，唉！不怕你笑，我和那個無緣的老婆都很狼狽.....

賀伯：(好奇湊近)究竟怎麼回事啊？！

老胡：這年頭大家一聽到這種八卦事都有興趣，哈哈哈.....

賀伯：(皺眉)別調侃了，我是關心啊！

老胡：去年二月剛過完年沒多久，我加入大安公園外丹功會員，在那兒認識跳土風舞的一個女士，練完功、跳完舞大夥常一塊兒去吃早點，這位女士很幽雅，講起話來輕聲細語，你絕對猜不到她有六十三歲了.....沒想到我臨老入花叢.....咦？不對，不能這麼形容.....反正走桃花運啦，郎有情、妹有意，加上常聊天就聊出火花來，半年後我決定向她求婚。

賀伯：這麼快！

老胡：我都七十二了，還有多少日子可以等！

賀伯：她....答應了？

老胡：(神氣)當然，我從來不打沒把握的仗。

賀伯：那好啊，晚年來個銀髮婚禮，也算是人生美意。

老胡：想得美，雙方子女通通反對，你猜猜他們怎麼說.....

(燈漸暗，光移至在賀伯身上，老胡趁機退下，準備下一場)

賀伯：(感慨)以往兒女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現在時代不同了，兒女不但握有父母的婚姻主導權，還有破壞權，夠囂張、夠離譜吧！大家都說這個世界愈來愈不屬於老人的，看來，還真說對了。

(燈暗)

第五場

場景：秦家客廳（舞台左）

時間：日

人物：老胡、秦女士、胡文龍、胡文傑、胡文玲、秦兒子、秦女兒

（老胡與秦女士各坐一旁，由子女護著）

（雙方子女滿是不悅，指責聲此起彼落）

胡文龍：爸爸，你這把年紀了，結什麼婚？！

老胡：憲法有規定老人不能結婚嗎？

胡文傑：爸！結婚不是兒戲，你這樣做不但讓人看笑話，也叫我們臉往哪擺！

老胡：是我結婚又不是你結婚，沒人會怪你的臉。

胡文玲：天啊！老爸，你真變得老番癩了！（抓著老胡手臂，小聲）小心啊！這女人要打你主意的。

老胡：那正好，已經很久沒人打我主意了。

胡文玲：她要的是你的錢，想跟我們爭遺產。

老胡：（發怒）遺產？我還沒死呢，原來你們是為自己的利益才反對。

胡文龍：爸，你怎麼這麼說，我們是你的兒女，當然要關心你。

老胡：關心我什麼時候兩腿一伸，好讓你們稱心如意分遺產。

胡文傑：這麼說太難聽了，我們是為你好，怕你吃虧上當。

老胡：你當你老爸三歲小孩啊，這麼容易被騙，你們口口聲聲為我好，有問過我的意見嗎？！

胡文玲：結婚是要互相照顧，媽在的時候全由媽照顧你，媽一走你生活秩序大亂、狀況百出……你怎麼可能去照顧別人？

秦女士：（站了起來）我可以照顧他！

胡文玲：（不領情）得了吧！妳也快七十了，都要人家照顧，怎麼去照顧別人，妳如果這麼想結婚、想照顧別人，拜託找別人去，我爸爸不適合。

秦女兒：（氣）妳少刻薄了，我媽才不會嫁給妳爸，癩蛤蟆想吃天

舞 台 劇 聲 本

鵝肉！

秦兒子：今天大家如果還有一點理智、一點風度，最好就此打住，否則恐怕很難看，到時我還要告你們誘拐老人。

胡文傑：（睜大眼）什麼？誘拐老人……太嚴重了吧，說不定是你媽勾引我老爸的。

秦女兒：（不服氣）別臭美了！瞧瞧你爸……糟老頭一個，我媽怎麼會看上他？！

（秦女士氣呼呼賞了女兒一巴掌）

秦女士：別說了！

秦女兒：（撫著臉頰，生氣）媽，我是為你好……你怎麼不識好歹。

胡文玲：別演戲了，我們可不會中了你們的苦肉計，我爸再怎麼樣也不會娶這位老太婆過門的，你們省省力吧！

老胡：閉嘴！

（老胡氣極，毫不客氣地也給女兒一巴掌）

胡文玲：（撫臉頰，傷心）爸！你……你這樣對得起媽嗎？

老胡：（怒）她地下有知一定會同意。

（老胡沉痛地走到兒女面前，兩眼盯著他們，再看看低頭傷心難過的秦女士，感慨不已）

老胡：這世界變了還是怎麼了，我不懂……不懂你們是這樣子尊敬你們的爸爸媽媽，我不懂你們為人子女的，今天有什麼立場來反對我們的婚事。你們口口聲聲為我們好，什麼叫為我們好，你們有參與我們的生活嗎？還是你們已經體會到我們的生命感受？我們雖然老了但還沒到神智不清，還沒得老人癡呆，我們意識清楚，知道要怎麼過我們的生活，如果你們真的為我們好，就請尊重我們的意見、聽聽我們的心聲……但是，你們沒有……你們有的只是自私自利……唉！若不是有血緣的關係，還真讓人懷疑我會有這樣的親人……。

第五場

(大家低頭沉默)

(燈暗)

(現場只有老胡聲音出現，類似旁白)

OS：(老胡) 那時候我勢單力薄，所以更卯足勁為自己辯護。經過我一番義正詞嚴的反駁，大家目瞪口呆，一時之間鴉雀無聲，但是，再怎麼鏗鏘有力的詞句也挽回不回一場撕破臉的談判。秦女士被家人帶走，也沒去跳土風舞，她大概放棄了，少了女主角我也沒戲唱，只好鳴金收兵……正好，我也趁這個時候搬離兒子家，現在我是名符其實的獨居老人了。當然，我也不再去練什麼外丹功，因為這件事經過這麼一鬧，大家都知道，成了茶餘飯後拿來消遣的八卦話題。

(黑暗中響起鼓掌聲)

OS：(賀伯) 老胡，你真的當著兒女面前說了那些演講詞，說得好，說得好哇！

OS：(老胡) 好，有個屁用，到頭來結婚夢還不是一場空！